

新概念 文学写作论纲

XINGAINIANWENXUEXIEZUOLUNGAN

高方 主编

这是一本关于写作的书，一本与现实的许多写作教材决然不同的书，一本极富启发意义的书。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新概念 文学写作论纲

XINGAINIANWENXUEXIEZUOLUN GANG

主 编 高 方

副主编 王立宪 任雅玲 林超然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概念文学写作论纲 / 高方主编. — 哈尔滨: 黑龙江
大学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 - 7 - 81129 - 095 - 0

I. 新… II. 高… III. 文学创作—高等学校—教材
IV. I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4094 号

责任编辑 赵 颖

封面设计 乐然纸尚

新概念文学写作论纲

XINGAINIAN WENXUE XIEZUO LUNANG

高 方 主 编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邮编 150080

电 话 0451 - 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博皓外贸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8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480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095 - 0/G · 7

定 价 32.00 元

凡购买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散文平台

主持人:高 方

◆ <u>经典回眸</u>	1
一 生命现场的深度追忆	1
二 诗性的文化大境	9
三 揽镜照彻心谷	18
◆ <u>创作演示</u>	27
四 酿一碗亲情的酒	27
五 并未走远的青春笔记	35
六 存盘偶现的睿智	45
七 守候澹定中的书话	54
◆ <u>病文拯救</u>	61
八 散体人生的向度修正	61
九 找回清词丽句的触觉	69
◆ <u>理论链接</u>	76

诗歌体验

主持人:王立宪

◆ <u>经典回眸</u>	79
一 语言:心灵之树上的蜜橘	79
二 想象:精神的神秘飞行	91
三 意象:诗人刻意寻找的奇异之花	97

◆ 创作演示	102
四 怀念与眷恋	102
五 热爱与深思	122
六 关注与忧伤	145
七 求新与求美	160
◆ 病文拯救	178
八 提升到凝练的层面	178
九 提升到生动的层面	184
十 提升到和谐的层面	188
◆ 理论链接	194

小说板块

主持人:任雅玲

◆ 经典回眸	196
一 汲出生活的底蕴	196
二 展示复杂的人性	206
三 激活阅读的弹性	217
四 展示特异的环境	230
五 挑战神奇的语言	236
◆ 创作演示	247
六 挖掘自身的创作擅长	247
七 追求原生态的写实风格	253
八 寻找“点石成金”的魔杖	258
◆ 病文拯救	268
九 走出小说写作的“沼泽地”	268
◆ 理论链接	274

文论介入

主持人:林超然

◆ <u>经典回眸</u>	276
一 职业化解说	276
二 检视与判定之间	284
三 个性化重塑	293
◆ <u>创作演示</u>	301
四 科学写意的分寸	301
五 艺术求证的执著	309
六 创见的范畴许可	316
七 佐证的心灵语式	323
◆ <u>病文拯救</u>	331
八 批评的断裂	331
九 “和事”或暴力之弊	339
◆ <u>理论链接</u>	348
后 记	351

一 生命现场的深度追忆

当20世纪的钟声被岁月的巨手不经意撞响时，书面的中国趁机跳出了文言的拘束，将几千年间笼之牢之的陈腐扫除殆尽，就像一个女子，不再束胸，不再缠足，而用自己最为天然的态度坦然面对世人和所有清新的空气。

白话有着与文言截然不同的眉眼，它势必经历一个长大的过程，但早期的它却似一个因风而长的参娃娃，以惊人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走向最大可能的成熟，耸起汉语文学的座座高峰。而其时“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剧和诗歌之上”^①。当我们率意翻拣各色名篇时，我们正是在汉语陈述的世界里壮游，这些远年的胜迹并未现出赭黄和灰白，其红鲜翠嫩无愧于我们恒久的仰望。只可惜这生动的一幕却一别有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才有缘与这一传统再次相遇，究其实也是与我们自己的心灵重逢。

散文是一位慈爱的家人，几乎所有人都可与之促膝深谈。我们曾无数次被告知“散文是写回忆的”，它不方便展望，往事唯有凭借追忆才能够在纸笔之间得以重温；世事在发生时就已有了一种历史感，所有的文字记录立时成为遥远的脚印。散文的笔触可以洞穿一切时间和空间，挽千年沧桑于一瞬，系九州神思于一隅。

当人们决意走近散文时，就是决意走近自己。端详自己的人生现场和自己曾经流连、抚摸过的处处景观时，我们已是一名卓越的散文作者，只是我们的心事一时与铅字无关，但心灵的岸我们确是与作家同时到达。追忆是散文作者洞明世事的另一副眼神，只要发掘出记忆的矿脉，即使是初学者也会出乎意料地收获闪着光芒的盼望，再经过筛选、提炼，你迟早会成为一个人见人羡的富翁，那时的你会发觉其实我们并不矮小。

^①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选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一)在绵远的追怀里寓一点人生的感喟,让思绪在无由的放纵中引你入长长的遐想

汪曾祺应该算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大器晚成的作家,虽然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有作品问世,却是直至1980年才因小说《受戒》一举成名,并于其后创作力日趋隆盛,年龄愈老,其文章愈如醇酒般芳香醉人。汪曾祺自己也说:“我自二十岁起,开始弄文学,蹉跎断续,四十余年,而发表东西比较多,则在六十岁以后,真也够‘费劲’的。呜呼,可谓晚矣。”^①

汪曾祺可以说是一位通才,散文、小说、戏剧、文论、书画都有建树,被誉为“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个文人”,让文坛大众无不为之倾倒。洪子诚等人更极力推举他的散文,视其为20世纪90年代散文的代表作家,更有论者认为“汪曾祺散文的意义不仅表明了以汉语为母语的写作和传统不可分割的血缘,而且展示了汉语写作的永恒魅力”^②。

在汪曾祺的散文中,找不到雕琢与藻饰,更没有所谓结构模式的束缚,触目皆是自然朴素和真实的性情流露。汪曾祺曾经在他一篇文论中说:“一棵树是不会事先想到怎样长一个枝子,一片叶子,再长的。它就是这样长出来了。然而这一个枝子,这一片叶子,这样长,又都是有道理的。从来没有两个树枝,两片树叶是长在一个空间的。小说的结构是更内在的,更自然的”,“小说的结构特点,是:随便”^③。

对于以虚构为特征和优势的小说,汪曾祺都认为没有必要苛求其以什么样的结构来搭建,对于直接从记忆深处攫取的近似于生活原生态的散文,汪曾祺的态度更加显而易见。这在事实上也与越来越多的作家形成了思想认识上的一致,即结构是不必强调的,因为写作是自由的,如果被某些理论家用一定的理论规范成“八股”,写作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对散文而言,明晰顺畅的思路足以使它眉清目秀、体态匀称,要紧的是在绵远的追怀里寓一点人生的感喟,让思绪在无由的放纵中引你入长长的遐想。

跑 警 报^④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

①汪曾祺:《晚翠文谈自序》,《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02页。

②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③汪曾祺:《小说笔谈》,《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4页。

④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7-401页。

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这个故事说明昆明警报之多……

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地回来。这样的人不多。

警报有三种。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向人介绍警报有几种，会被认为有“神经病”，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对今天的青年，却是一项新的课题。一曰“预行警报”。

联大有一个姓侯的同学，原系航校学生，因为反应迟钝，被淘汰下来，读了联大的哲学心理系。此人对于航空旧情不忘，曾用黄色的“标语纸”贴出巨幅“广告”，举行学术报告，题曰《防空常识》。他不知道为什么对“警报”特别敏感。他正在听课，忽然跑了出去，站在“新校舍”的南北通道上，扯起嗓子大声喊叫：“现在有预行警报，五华山挂了三个红球！”可不！抬头望南一看，五华山果然挂起了三个很大的红球。五华山是昆明的制高点，红球挂出，全市皆见。我们一直很奇怪：他在教室里，正在听讲，怎么会“感觉”到五华山挂了红球呢？——教室的门窗并不都正对五华山。

……

联大的学生见到预行警报，一般是不跑的，都要等听到空袭警报：汽笛声一短一长，才动身。新校舍北边围墙上有一个后门，出了门，过铁道（这条铁道不知起讫地点，从来也没见有火车通过），就是山野了。要走，完全来得及。——所以雷先生才会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只有预行警报，联大师生一般都是照常上课的。

跑警报大都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但人也有习惯性，跑惯了哪里，愿意上哪里。大多是找一个坟头，这样可以靠靠。昆明的坟多有碑，碑上除了刻下坟主的名讳，还刻出“×山×向”，并开出坟茔的“四至”。这风俗我在别处还未见过。这大概也是一种古风。

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古驿道的一侧，靠近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有一片马尾松林，就是一个点。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的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五味俱全，什么都有。最常见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即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個刨刃形的铁片楔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所以叫做“丁丁糖”。其次是炒松子。昆明松子极多，个大皮薄仁饱，很香，也很便宜。我们有时能在松树下面捡到一个很大的成熟了的生的松球，就掰开鳞瓣，一颗一颗地吃起来。——那时候，我们的牙都很好，那么硬的松子壳，一嗑就开了！

另一个集中点比较远，得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大概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沟深约三丈，沟口有二丈多宽，沟底也宽有

六七尺。这是一个很好的天然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有人常到这里,就利用闲空,在沟壁上修了一些私人专用的防空洞,大小不等,形式不一。这些防空洞不仅表面光洁,有的还用碎石子或碎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对联大都有新意。

我至今记得两副,一副是:

人生几何
恋爱三角

一副是:

见机而作
入土为安

对联的嵌缀者的闲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前一副也许是有感而发,后一副却是记实。

.....

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作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 Essay,字也很秀气。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现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抗战期间,昆明有过多少次警报,日本飞机来过多少次,无法统计。自然也死了一些人,毁了一些房屋。就我的记忆,大东门外,有一次日本飞机机枪扫射,田地里死的人较多。大西门外小树林里曾炸死了好几匹驮木柴的马。此外似无较大伤

亡。警报、轰炸,并没有使人产生血肉横飞,一片焦土的印象。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

汪曾祺这一散文的通篇差不多都在讲那些陈年的旧事,如果说其中有“理”,那么也只是末尾的两个自然段,一是总结大多数跑警报者和从不跑警报者充满弹性的泰然自若的心理,二是表明自己作文的缘由,即对这种“不在乎”的态度。

在《跑警报》中,汪曾祺用沉静的追忆轻轻拭去岁月的浮尘,又以看似随意、散淡的笔墨将我们引入那个特定的氛围,在表面的无序中让那群面对空袭警报却不仓皇失措的人们逐个儿走到读者面前亮相、转身,让我们从他们的机智、从容、幽默、乐观中发现那些属于我们整个民族的优秀的品质,也正是这些优秀的品质支撑着我们的民族走出了一重又一重的危机。

从事件的发生到汪曾祺作文的1984年,其间隔已是四十余年,对所有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都已称得上是“物是人非”,对一些人而言或许还要有些“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触。汪曾祺是一个生性平和、坦荡的人,不但仍能记起那些堪称“琐屑”的旧事,将其娓娓道来,而且在他的头脑里“警报、轰炸,并没有使人产生血肉横飞,一片焦土的印象”。

因了这一句,也许就会有一些人认为自己读出了汪曾祺的漠然和冷血,即面对自己同胞的死亡却可以显得那么地无动于衷。可是我们同样不能忽略,到汪曾祺提笔之时,四十年荏苒岁月已如白驹匆匆过隙,对经历过太多人世变故的汪曾祺之类人来说,热烈燃烧的激情和咬牙切齿的痛恨都已化作更为深邃的思索,而一切心底曾经涌起的惊涛骇浪也必然会因岁月的流徙而渐次归于平静。再加上他天性中的韧性和乐观,这样的文字就极在情理之中了,更与国人当年就有的“不在乎”的心态相契合。而这样的回忆更容易让我们对自己的民族平添多一些的自信和骄傲。

(二)于漫漫时空之中率意牵挽一石一木,以岁月之见闻体物寄情,参照真诚的人性锁定佳构

差不多直到与20世纪80年代挥别之时,中国当代散文的荣耀仍系于杨朔、秦牧、刘白羽三人,他们的作品在长时间内被奉为经典,几乎成为一种散文宗教。但时间的检视终归让他们的作品暴露出了一些致命的弱点,如杨朔的不顾生活的本来面貌而“用诗的方式来写散文”,与现实生活相背离的创作态度在客观上形成了对读者的欺骗,渐自不能为有辨别力的读者所接受;秦牧的作品因知识含量较高吸引了一部分求知欲较强的读者的视线,但文章也因此显得芜杂;军旅出身的刘白羽

身上那份干云的豪气是他的优点之所在,也恰是他的缺陷之所在。

文学进入新时期,学习写作的人也极有必要认识时下真正的和优秀的散文,为自己重新寻找与时代相适宜的参照体系。但太多书籍的选文大致不出于三个范畴:中国现代文学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十七年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而这三个时期作品的局限性都是相当明显的:前者是汉语白话的尝试期,加之社会及意识形态的不稳定,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散文的潦草;中者是在政治高压下出现的畸形文学时期,在讨厌甚至仇恨抒写个人心绪的时代,散文的花和叶都会凋零;后者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刚刚舔舐完自己的伤口,胸中仍鼓荡着悲愤情绪的时候,这种情绪冲淡了创作中理应坚守的冷静。而80年代中期以后才真正是中国文学的高峰期,散文从没这样心平气和过,散文的成色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秦牧早在四十年前就曾说过:“不属于其它文学体裁,而又具有文学味道的一切篇幅较短的文章都属于散文的范围。它也许是文艺性的政治、社会论文……它或者是个人抒情气氛很强烈的东西,它或者是包含着一个故事……它也许如实记事,也许夹叙夹议,也许气象万千,也许三言两语……样子虽然很多,它们却都属于‘散文’这个家族。”^①时下满足这些条件的经典作品足以车载斗量。

清塘荷韵^②

季羨林

楼前有清塘数亩。记得三十多年前初搬来时,池塘里好像是有荷花的,我的记忆里还残留着一些绿叶红花的碎影。后来时移事迁,岁月流逝,池塘里却变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再也不见什么荷花了。

我脑袋里保留的旧的思想意识颇多,每一次望到空荡荡的池塘,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这不符合我的审美观念。有池塘就应当有点绿的东西,哪怕是芦苇呢,也比什么都没有强。最好的最理想的当然是荷花。中国旧的诗文中,描写荷花的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周敦颐的《爱莲说》读书人不知道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他那一句有名的“香远益清”是脍炙人口的。几乎可以说,中国没有人不爱荷花的。可我们楼前池塘中独独缺少荷花。每次看到或想到,总觉得是一块心病。

有人从湖北来,带来了洪湖的几颗莲子,外壳呈黑色,极硬。据说,如果埋在淤泥中,能够千年不烂。因此,我用铁锤在莲子上砸开了一条缝,让莲芽能够破壳而出,不至永远埋在泥中。这都是一些主观的愿望,莲芽能不能长出,都是极大的未知数。反正我总算是尽了人事,把五六颗敲破的莲子投入池塘中,下面就是听天由命了。

这样一来,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次。心里总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翠绿的莲叶长出水面。可是,事与愿违,投下去

①秦牧:《花城·海阔天空的散文领域》,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

②季羨林:《清塘荷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的第一年，一直到秋凉落叶，水面上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经过了寂寞的冬天，到了第二年，春水盈塘，绿柳垂丝，一片旖旎的风光。可是，我翘盼的水面上却仍然没有露出什么荷叶。此时我已经完全灰了心，以为那几颗湖北带来的硬壳莲子，由于人力无法解释的原因，大概不会再有长出荷花的希望了。我的目光无法把荷叶从淤泥中吸出。

但是，到了第三年，却忽然出了奇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在我投莲子的地方长出了几个圆圆的绿叶，虽然颜色极惹人喜爱，但是却细弱单薄，可怜兮兮地平卧在水面上，像水浮莲的叶子一样。而且最初只长出了五六个叶片。我总嫌这有点太少，总希望多长出几片来。于是，我盼星星，盼月亮，天天到池塘边上去观望。有校外的农民来捞水草，我总请求他们手下留情，不要碰断叶片。但是经过了漫漫的长夏，凄清的秋天又降临人间，池塘里浮动的仍然只是孤零零的那五六个叶片。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虽微有希望但究竟仍是令人灰心的一年。

真正的奇迹出现在第四年上。严冬一过，池塘里又溢满了春水。到了一般荷花长叶的时候，在去年飘浮着五六个叶片的地方，一夜之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而且看来荷花在严冬的冰下并没有停止行动，因为在离开原有五六个叶片的那块基地比较远的池塘中心，也长出了叶片。叶片扩张的速度，扩张范围的扩大，都是惊人的快。几天之内，池塘内不小一部分，已经全为绿叶所覆盖。而且原来平卧在水面上的像是水浮莲一样的叶片，不知道是从哪里聚集来了力量，有一些竟然跃出了水面，长成了亭亭的荷叶。原来我心中还迟迟疑疑，怕池中长的是水浮莲，而不是真正的荷花。这样一来，我心中的疑云一扫而光：池塘中生长的真正是洪湖莲花的子孙了。我心中狂喜，这几年总算是没有白等。

天地萌生万物，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等有生命的东西，总是赋予一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展蔓延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到无法抗御。只要你肯费力来观察一下，就必然会承认这一点。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就是我楼前池塘里的荷花。自从几个勇敢的叶片跃出水面以后，许多叶片接踵而至。一夜之间，就出来了几十枝，而且迅速地扩散、蔓延。不到十几天的工夫，荷叶已经蔓延得遮蔽了半个池塘。从我撒种的地方出发，向东西南北四面扩展。我无法知道，荷花是怎样在深水中淤泥里走动。反正从露出水面的荷叶来看，每天至少要走半尺的距离，才能形成眼前这个局面。

光长荷叶，当然是不能满足的。荷花接踵而至，而且据了解荷花的行家说，我门前池塘里的荷花，同燕园其它池塘里的，都不一样。其它地方的荷花，颜色浅红；而我这里的荷花，不但红色浓，而且花瓣多，每一朵花能开出十六个复瓣，看上去当然就与众不同了。这些红艳耀目的荷花，高高地凌驾于莲叶之上，迎风弄姿，似乎在睥睨一切。幼时读旧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爱其诗句之美，深恨没有能亲自到杭州西湖去欣赏一番。现在我门前池塘中呈现的就是那一派西湖景象。是我把西湖从杭州搬到燕园里来了。岂不大快人意也哉！前几年才搬到朗润园来的周一良先生赐名为“季荷”。我觉得很有趣，又非常感激。难道我这个人将以荷而传吗？

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塘荷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的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地漂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话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惜第二句对仗不工。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晚上,我们一家人也常常坐在塘边石头上纳凉。有一夜,天空中的月亮又明又亮,把一片银光洒在荷花上。我忽听扑通一声。是我的小白波斯猫毛毛扑入水中,她大概是认为水中有白玉盘,想扑上去抓住。她一入水,大概就觉得不对头,连忙矫捷地回到岸上,把月亮的倒影打得支离破碎,好久才恢复了原形。

今年夏天,天气异常闷热,而荷花则开得特欢。绿盖擎天,红花映日,把一个不算小的池塘塞得满而又满,几乎连水面都看不到了。一个喜爱荷花的邻居,天天兴致勃勃地数荷花的朵数。今天告诉我,有四五百朵;明天又告诉我,有六七百朵。但是,我虽然知道他为人细致,却不相信他真能数出确实的朵数。在荷叶底下,石头缝里,杳杳晃晃,不知还隐藏着多少骨朵,都是在岸边难以看到的。

连日来,天气突然变寒。池塘里的荷叶虽然仍然是绿油一片,但是看来变成残荷之日也不会太远了。再过一两个月,池水一结冰,连残荷也将消逝得无影无踪。那时荷花大概会在冰下冬眠,做着春天的梦。它们的梦一定能够圆的。“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我为我的“季荷”祝福。

说不清从何时起,独具高洁品性的荷花就成了中国读书人心中一个永远的情结,让人历经千年而无法释怀。当年,朱自清先生毕业于北大执教于清华,用脍炙人口的笔墨为我们描画出了清华园的《荷塘月色》;几十年后,毕业于清华执教于北大的季羨林先生,又为我们奏响了朗润园的《清塘荷韵》,在无意间成就了一段清雅的文坛佳话。如今,说起北大的人很少不说起“季荷”,去过北大的人也很少不去看一看“季荷”。

季羨林是当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学术界“国宝”级的人物,也是当代学者散文的代表作家。所谓学者散文只是强调散文作者的身份,而不是说这样的散文就一定深沉、枯燥,甚至是板起面孔的说教。从年龄上说,季羨林是真正的耄耋老人,整个世纪对他而言差不多都可以算得上是“亲历”,在对各种往事的追忆当中,他所特有的稳健、苍劲而轻松的笔法会很自然地引导你阅读一位世纪老人的真诚。

广泛的阅历、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学术作风都已成为季羨林的标志,而这些又无不成为他散文写作的潜在根基。他自己也说:“我对散文提出来的标准是一个‘真’字,换句话说,就是必须有真感情,连叙事散文也必须‘真’,不能捏造,不能胡编。”^①“真”是散文的生命,不能极好地把握这一点,任何人都要愧对散文。

^①季羨林:《散文的光谱》,《季羨林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页。

“如果没有一点艺术性,没有一点文采,结构不是变化多姿,节奏不是起伏有致,词句不是清新独到,蕴藉不是广博深厚,乏情感,少意境,欠神韵,那么,思想性再强,也不能成为文学作品。”^①《清塘荷韵》一文清新、畅达,于跨越多年的琐细之事中蕴含着不少人生道理,却通篇不见丝毫说教之气。也正是源于此,它一举夺得了1998年全国新闻奖评选的综合类一等奖。

文中的时间跨度多说是三十几年,少说也在五六年间,非回忆架桥是任谁也无法到达彼岸的。作者从对荷塘的向往写起,于不经意间流露出了自己的类似于传统文人的审美情趣,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脑袋里保留的旧的思想意识颇多”。待其得了莲子投入清塘,人们才恍然大悟:不是对生活无比热爱的人是不会把莲子“敲破”后再投入塘中的!经历了灰心和狂喜,荷叶的迅速蔓延让人感到万物惊人的力量,漫长的等待中我们明了了清塘升起荷韵的秘密;领略了夏日荷塘的盛景,天气骤寒时,想象未来的残荷,作者不但没有悲从中来,反倒想象冰下的荷花一定是在“做着春天的梦”。荷花的生命力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力,荷花的思想就是人的思想,它所蕴蓄的力量会使人得到无比的激励和鼓舞。

经典中的一切也都采自真正的生活,再优秀的散文作者也无非是在某一时刻沉浸于对往事的追怀,在心有所动的一刹那提笔记下了独特的体悟和心灵的绝响。在用双足丈量生命的时候,每个人都拥有自己人生无法忘怀的第一现场,并从中发现点滴的闪光。也许与笔墨相关的我们最终的人生仍会与经典无缘,但我们有太多的理由相信每一次看似随意的翻拣,都可以找出岁月醇存的珍藏,而这一切,又都可以流泻成我们手边错金镂彩或是清新朴素的篇章。

二 诗性的文化大境

在极为久远的年代,文化与文学在人的心目中并没有太多的区别。事实上,即使是在二者已经有了明显分野的今天,它们之间也还存在着割舍不断的血缘。从理论上讲,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②,而文学是在相应物质财富的基础之上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它必然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散文写作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的厚重和广博,也体现着文化疏朗的脉络和细密的枝叶,这一风格在白话文的初起时期已露端倪。

白话散文的生成与发展可以说是同新文化运动共进退的,在新文化的影响下,其无论在语言形式、思想内核还是审美特质上的进步都是突飞猛进的,在极短的时间内即现出成熟的面貌,让鲁迅很早就评价说其时的“小品文的成就远在诗歌和戏

^①季羡林:《散文的光谱》,《季羡林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页。

^②宋原放主编:《简明社会科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页。

剧之上”。

其时的小品散文主要有两类：一是用以进行学术和政治论争的杂文，一是闲适的小品。因为思想上的追求不甚相同，鲁迅在看到其共同造就的辉煌时对后者却持排斥态度，可偏偏就是这种文体样式却在20世纪90年代回潮于文坛，体现了读者对散文作品平和、细腻的时代需求。

周作人、胡适、梁实秋等人对日常生活所进行的闲适情调的书写多基于广角的文化考虑，正因其在人性的范畴内有着深远与绵长的文化意味，才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进而满足几代人的阅读需求，适应几十年后的市场需要。只是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落笔之时就已经有了对几十年后的读者心理的先验性体察。

在当代散文雅俗共赏的创作取向的指引下，作家们也越来越了解文学消费的主要路径，在文学写作高雅与通俗的合奏声中，作家的文学观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早期作家在闲适书写中以文化为笔墨，应该说是在以一种带有逃避色彩的态度与其生活的不如意的现实相对抗。而后代作家的触摸文化却表现了他们对文化世俗化的认同倾向，此时的文化不再高居庙堂之上，它已在不知不觉中走下神坛融入了每一个关注文学的人的血脉。

（一）张扬的文化展示

只要提到文化散文，每一个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走进走出的人都不能不提到余秋雨的名字。无论人们怀着怎样的动机和目的用怎样一种语言去评判余秋雨，他都不可能否认余秋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因为是余秋雨让原本居高临下，甚至有些冰冷的“文化”，就那样柔软地、温暖地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

季羡林在讲中国和英国散文相通之处时说：“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状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娓娓动听，逸趣横生；读罢掩卷，韵味无穷。”^①这段话如果用来评价余秋雨的散文不但不为过，反倒颇有恰如其分之感。

遥远的绝响^②

余秋雨

五

嵇康是曹操的嫡孙女婿，与那个已经逝去的英雄时代的关系，比阮籍还要直接。

嵇康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等的可爱人物，他虽与阮籍并列，而且又比阮籍年少，但就整体人格论之，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要比阮籍高出许多，尽管他一生一直

①季羡林：《漫谈散文》，《季羡林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②《余秋雨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他的人生主张让当时的人听了触目惊心：“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完全不理睬种种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彻底地厌恶官场仕途，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使他心醉神迷的人生境界。这个人生境界的基本内容，是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罗宗强教授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说，嵇康把庄子哲学人间化，因此也诗化了，很有道理。嵇康是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长期隐居在河南焦作的山阳，后来到了洛阳城外，竟然开了个铁匠铺，每天在大树下打铁。他给别人打铁不收钱，如果有人以酒肴作为酬劳他就会非常高兴，在铁匠铺里拉着别人开怀痛饮。

嵇康长得非常帅气，这一点与阮籍堪称伯仲。魏晋时期的士人为什么都长得那么挺拔呢？你看严肃的《晋书》写到阮籍和嵇康等人时都要在他们的容貌上花不少笔墨，写嵇康更多，说他已达到了“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的地步。一位朋友山涛曾用如此美好的句子来形容嵇康（叔夜）：

现在,这棵岩岩孤松,这座巍峨玉山正在打铁,强劲的肌肉,愉悦的吆喝,炉火熊熊,锤声铿锵。难道,这个打铁佬就是千秋相传的《声无哀乐论》、《太师箴》、《难自然好学论》、《管蔡论》、《明胆论》、《释私论》、《养生论》和许多美妙诗歌的作者?这铁,打得真好。

嵇康与向秀在一起打铁的时候,不喜欢议论世人的是非曲直,因此话并不多。唯一的话题是谈几位朋友,除了阮籍和吕安,还有山涛。吕安的哥哥吕巽,关系也不错。称得上朋友的也就是这么五六个人,他们都十分珍惜。在野朴自然的生态中,他们绝不放弃亲情的慰藉。这种亲情彼此心照不宣,浓烈到近乎淡泊。

ආර්ථිකයේ ස්ථාවරත්වය සහතික කළේය.